

第三回 做春夢驚散鸞儷

詞曰：

山盟海誓，攜手同心，喜孜孜，笑把牙牀近。魂銷膽又銷，今宵才得鴛鴦趣。繡帶含羞解，香肌著意親。恨喬奴，何事虛驚，又打斷我風流佳興。

右調《憶娥眉》

說這素梅拿著詩與鳳釵進來遞與小姐，又說祝相公許多思慕之意。雪娥且不看釵，先將詩打開一看。卻是七言絕句一首：

主人不解贈相思，可念蕭郎腸斷詩。

空抱鳳釵憑寄恨，從教花月笑人癡。

雪娥愛卿妝次薄命生祝瓊泣筆題

雪娥看到「空抱鳳釵憑寄恨」這一句，長歎一聲。輕煙在傍道：「據他詩意，未知小姐一片苦心。禮無往而不答。小姐何不步他韻，也做一首回他，使他曉得，豈不是好？」雪娥道：「我是一個閨中弱女，怎便輕露紙筆。」素梅道：「小姐差矣，既要訂終身之約，何惜片紙？若恐無名，則說謝他還釵亦可。」雪娥情不能制，又被二人說動機關，就也依來韻和詩一首，仍著素梅送去。素梅依舊出來，門已扃閉，只得回來，到次晚才得送去。琪生拆開一看，見是和韻：

夢魂不解為誰思，悶倚闌干待月時。

愁積風釵歸欲斷，幾回無語意先癡。

琪君才人文幾弱質女鄒雪娥端肅和

琪生讀畢，狂喜異常，遂起身攬著素梅道：「這道優旨，卿之力也！這番該謝月老了。」又欲與她雲雨。素梅道：「昨晚創苦，今日頗覺狼狽，俟消停兩日，自當如命。君且強忍，以待完膚。」琪生見她堅托，也不相強。又制一詞，折做同心方勝兒，遞與素梅道：「與我多多拜上小姐。此恩此德已銘肺腑，但得使我親睹芳容，面陳寸衷方好。若再遲遲，恐多死灰焦骨，不獲剖肝露膽，雖在九泉之下，不能無恨於小姐矣。」素梅笑道：「好不識羞！哪見要老婆的是這等猴急？你若不遇我時，就急死了？看誰來睬你。」琪生笑道：「你須快些與我方便。那時你也得自在受用。」素梅啐了一口，逕往內來見小姐，將詞呈上。雪娥一看，卻是短詞：

時歎鳳雛歸去，今銜恩卻飛來，試卻盈盈淚眼，翻悲成愛。度日勝如年，時掛相思債。知否淒涼態，早渡佳期，莫待枯飛。

右調《泣相思》

雪娥愛卿妝次沐恩生祝瓊拜書

雪娥看罷，鍾情愈癡，不覺潸然淚下。素梅、輕煙齊聲道：「小姐，你兩下既已心許，徒托紙筆空言，有何益處？不若約他來當面一決也好。」雪娥道：「羞人答答的，這卻如何使得？」二人又道：「佳人才子配合，是世間美事。小姐你是個明達的人，怎不思反經從權，效那卓文君故事，也成一段風流佳話。若拘於禮法之中，不過一村姑之所為耳，何足道哉。當面失卻才子，徒貽後悔，竊為小姐不取也。」雪娥呻吟不語。二人見如此光景，亦沒擺佈。看看雪娥日覺消瘦，精神愈憊。

那琪生雖得素梅時來救急，無奈心有小姐，戲眼將枯。就是有素梅傳消息，詩詞往來終是虛文，兩下愈急愈苦。一日，素梅到館，琪生求她設計。素梅道：「我窺小姐之意，未必不欲急成，只是礙著我們不便，所以欲避嫌疑，不好來約你。今我將內裡角門夜間虛掩。你竟闖將進來，則一箭而中矣。」琪生喜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就是今晚。」素梅道：「她今日水米不曾黏牙，懨懨而睡，哪有精神對付你，料然不濟。還是遲一日的好。」二人說完話，又行些不可知的事，方才分手。

到次晚，恰好鄒公不出來。琪生老早催書童睡了，一路悄悄走將進去。果然角門不關，輕輕推開。望見裡面有燈，想必就是小姐臥房，戰戰兢兢走到門口一張，裡面並無一人，想道：「奇怪，莫非差了？」因急急復轉身，只見角門外一個人點著紙燈走將來。

琪生大驚，暗自叫苦不迭，正沒個躲處，逐潛身伏在竹架邊。偷眼一觀，來的卻是一個標緻丫鬟。暗想道：「素梅曾說小姐房中還有一個貼身丫鬟，名喚輕煙。莫非就是她？倒好個人兒。」讓她過去，遂大著膽，從背後悄悄走上搭著她肩，問道：「你可是輕煙姐姐麼？」

輕煙驀然見個人走來，著實嚇了一嚇，忙推道：「是誰？」及回頭看時，卻認得是琪生，已有三分憐愛。便道：「你是祝相公，到這裡來何干？這是我小姐臥房，豈是你進來得的。」

琪生見說果是輕煙，便來攬她。輕煙待要跑時，燈已打熄，被琪生緊緊抱住。輕煙道：「休無禮！我喊將起來，想你怎麼做人。」琪生興不能遏，說道：「就有人來，寧可同死，決不空回。」競按例行強。輕煙道：「這事也得人心願意著。怎就硬做？」琪生笑道：「愛卿情切，不得不然。」一面就去扯裙扯褲。

輕煙纏得氣力全無，著他道：「快些放手。小姐來了。」琪生笑道：「不妨，正要她看我們行事。」輕煙哀求道：「待我明日到你書房裡來罷。此時決不能奉命。」琪生也不答應，只是歪纏。輕煙沒奈何，道：「從便從你，只是這路口，恐人撞見不雅。我與你到角門外空房裡去。」琪生才放她起來，緊緊捏著她手，同往角門外。輕煙又待要跑，被琪生抱向空房深處，姿意狂蕩。正是：

未向午門朝鳳闕，先來花底序鴛鴦。

原來輕煙年雖十七，尚未經破。一段嬌啼婉轉，令人魂銷。琪生兩試含葩，其樂非常。雲雨已畢，琪生見她愁容可掬，愈加憐愛，攬在懷中，悄悄問道：「小姐怎麼不在房中？」輕煙道：「老爺見她連日瘦損，懶吃茶飯，特意請她過去，勸她吃些晚膳。想此時將散了。放我去罷。」

琪生還要溫存。片晌，忽聽得鄒公一路說話出來，卻是親送女兒回房安歇。輕煙忙推開琪生，一溜而走了。嚇得琪生沒命地跑到書房，忙將門閉上，還喘息不定，道：「幾乎做出來。」又想到：「料今晚又不濟事。」竟上牀睡了。

到次日，聞知鄒公在小姐房中，又不曾進去。一連十數日，毫無空隙。琪生急得無計可施，只是長吁短歎。

之際，只見素梅笑嘻嘻地來，道：「失賀！失賀！」琪生道：「事尚未成，何喜可賀？」素梅道：「又來瞞我。新得妙人，焉敢不賀？」琪生料是曉得輕煙之事，便含糊答應道：「不要取笑，且說正話。今晚何如？」素梅道：「我正為此事而來。老爺連日勞倦，已睡多時。你竟進來不妨。」

素梅說完先去，琪生隨即也就進去。到房門口張看，只見小姐雲鬢半拖，星眸不展，隱几而臥。素梅與輕煙在燈下抹牌。二人見琪生進來，便掩口而笑。琪生走向前，輕輕摟抱小姐，以臉偎香腮。雪娥夢中驚覺，見是琪生，嚇了一跳，羞得滿面通紅，忙要立起身來。琪生抱住不放，道：「小姐不必避嫌。小生為小姐，魂思夢想，廢寢忘餐。又蒙小姐投我以待，終身之約，不言而喻，情之所鍾，正在此時耳。何必作此兒女之態耶？」

輕煙、素梅亦勸道：「小姐，你二人終身大事，在此一刻。我二人又是小姐心腹，並無外人得知。何必再三疑慮，只管推阻，虛以良夕。」雪娥含羞說道：「妾之心事非圖淫欲，只為慕才使然。故不借自媒越禮，多露貽譏，君如不信，請觀妾容。然猶恐一朝訂約，異日負盟，令妾有白頭之歎。君亦當慮耳。」

琪生聽到此處，就立起身來，攜著小姐手道：「小姐慧思。我兩人何不就於燈前月下，明心見性，誓同衾穴。何如？」遂雙雙在階前同發一誓起來。雪娥拔下鳳釵，向琪生道：「當初原是它為媒，你還拿去，以為後日合歡之驗。」又題詩一首，贈予琪生道：

既許多才入繡闥，芳心渾似絮沾泥。

春山倩得張郎畫，不比臨流捉葉題。

琪君良人辱愛妾鄒氏雪娥釵釵書

琪生將詩玩索一遍，然後將鳳釵與詩收訖，也題詩一首答道：

感卿金風結同心，有日於歸理瑟琴。

從此嫦娥不孤零，共期偕老慰知音。

雪卿可人唱隨沐恩大祝瓊題贈。

雪娥也收了。琪生又將小姐摟著同坐，情興難遏，意欲求歡，連催小姐去睡。雪娥羞澀道：「夫妻之間，以情為重，何必圖此片刻歡娛。」琪生刻不能待，竟摟著小姐到牀前，與她脫衣解帶。雪娥怕羞，將臉倚在懷內，憑他去脫。

琪生先替小姐脫去外衣，解開內褂，已露酥胸，雞頭闌剝，伸手去拈弄。滑膩如絲，情興愈濃，忙將自己巾幘除去，卸下外衣。正待脫小衣，忽聞外邊一片聲亂叫：「相公。」嚇得他四人魂不附體，雪娥忙對琪生道：「你快出去，另日再來罷。」琪生慌慌張張，巾也沒工夫戴，就拿在手中，挾著衣服，拖著鞋子，飛奔出來。輕煙忙將角門門上。

琪生奔到書房，原來是書童睡醒起來撒尿，看見房門大開，就去牀上一摸，不見相公，只說還在外邊步月。時乃十月中旬，月色皎然，乃走至外邊，四下一看並不見影。叫了兩聲，又不應，尋又不見。一時就害怕起來，因此大聲喊叫。琪生回來，聽見這個緣故，心中恨極，著實狠打一個半死，道：「我去外邊出恭，自然進來。你怎麼半夜三更大驚小怪，驚嚇人？好生可惡！今後若再如此，活活打死！」正在嚷罵，鄒公著人出來查問。琪生回道：「我起來解手，被書童夢魔驚嚇，在此打他。」

那人見說，也就進去。琪生就吩咐書童快睡，自己卻假意在門外閒踱，心中甚急，好不難過。聞得人俱安靜，書童哭了一會也就睡去。不放心又摸進去。誰知角門已閉。輕輕敲了兩下，並無人應。低頭垂手而回，跌腳苦道：「一天好事，到手功名被這蠢奴才弄壞！」愈思愈恨，走向前將書童打上幾下。書童驚醒，不知又為何事？

琪生無計可施，只得涕泣登牀。偏睡不穩，細細摹擬，只管思量，只管懊惱，情極不過，又下牀來，將書童踢上兒腳。半夜之間，就將書童打有一二十頓，這是哪裡說起。登時自己氣得身上寒一會、熱一會，病將起來。只這一病，大有關礙。

誰知同林鳥，分開各自飛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